



# 凤子九天

陆

风弄·著

王一·绘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凤子九天

陆

风弄一著

王一绘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于九天. 6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22-9394-0

I. ①风…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581号

FENG YU JIU TIAN  
风于九天 陆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张维辰

策划 咕噜尾 初 momokii 慕易

设计制作 文大叔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9394-0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 目录

## 第十四部 诡奇之局 004

|     |     |
|-----|-----|
| 第九章 | 005 |
| 第十章 | 016 |

## 第十五部 爱恨烽烟 029

|     |     |
|-----|-----|
| 第一章 | 030 |
| 第二章 | 037 |
| 第三章 | 050 |
| 第四章 | 062 |
| 第五章 | 071 |
| 第六章 | 078 |
| 第七章 | 090 |
| 第八章 | 098 |

## 第十六部 言惊四座 112

|     |     |
|-----|-----|
| 第一章 | 113 |
| 第二章 | 132 |
| 第三章 | 140 |
| 第四章 | 149 |
| 第五章 | 162 |
| 第六章 | 178 |
| 第七章 | 189 |
| 第八章 | 201 |

## 第十七部 一触即发 206

|     |     |
|-----|-----|
| 第一章 | 207 |
| 第二章 | 213 |
| 第三章 | 225 |
| 第四章 | 239 |

# 凤子九天

陆

风弄一著

王一绘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于九天. 6 / 风弄著; 王一绘. —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322-9394-0

I. ①凤… II. ①风…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581号

FENG YU JIU TIAN  
凤于九天

风弄 / 著 王一 / 绘

出品人 乐坚

责任编辑 张维辰

策划 咕噜尾 初 momokii 慕易

设计制作 文大叔

出版发行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2-9394-0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代表本社立场。



# 目录

## 第十四部 诡奇之局 004

|     |     |
|-----|-----|
| 第九章 | 005 |
| 第十章 | 016 |

## 第十五部 爱恨烽烟 029

|     |     |
|-----|-----|
| 第一章 | 030 |
| 第二章 | 037 |
| 第三章 | 050 |
| 第四章 | 062 |
| 第五章 | 071 |
| 第六章 | 078 |
| 第七章 | 090 |
| 第八章 | 098 |

## 第十六部 言惊四座 112

|     |     |
|-----|-----|
| 第一章 | 113 |
| 第二章 | 132 |
| 第三章 | 140 |
| 第四章 | 149 |
| 第五章 | 162 |
| 第六章 | 178 |
| 第七章 | 189 |
| 第八章 | 201 |

## 第十七部 一触即发 206

|     |     |
|-----|-----|
| 第一章 | 207 |
| 第二章 | 213 |
| 第三章 | 225 |
| 第四章 | 239 |

|     |     |
|-----|-----|
| 番外篇 | 249 |
|-----|-----|



第十四部

诡奇之局



前情提要：一次死亡经历，大学生凤鸣魂落异世大地，凭借现代知识，享誉大地十一国。因容恬拜得烈中流为相，凤鸣被这位新任丞相分派了任务——与容恬分开，以萧家少主之名，周游列国、招揽人才。谁料他才踏上旅程，就传来密报，同国太子庆离发誓杀掉凤鸣为其父王报仇……



## 第九章

烈儿仰躺在地，视线倒没有受阻，循声斜看上去，把第一个掀帘走进来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竟是刚才那个为了赏钱奉承了他好一阵的酒楼伙计，不过现在他脸上阿谀谄媚之色尽去，目光反而显出一派阴狠老成。

伙计进了房，对着地上的烈儿扫了一眼，毫不诧异这只肥羊直挺挺躺在地上，转身一手托着门帘，用异常恭敬的声调低声道：“这个就是刚才查问雄哥的人，可惜，不是公子等的西雷王。不过既然他追究西雷鸣王的泥偶，应该是与西雷王有关的人。”

随着他小心翼翼的解释，一个修长、优雅的身影从门后转了进来。

来人身上虽然穿着简单的长衣，肩上披着一袭永殷人惯用的深色披风，但是说不出的潇洒，脸上也带着淡淡的微笑。

他悠然入房，看清地上的烈儿，似乎微有诧异，不过片刻，脸上微笑更深了，露出一口洁白皓齿，“虽不是西雷王，却是一个比西雷王更叫我欢喜的人。”对那伙计夸道，“你办得很好。”

伙计原本忐忑不安，生怕没有完成任务，没想到居然被夸奖了，当即心头大定。见主人缓步走向俘虏，也许是要审问，连忙趋前两步，想把烈儿从地上拽起来，却被他的主人阻止了。

“别弄伤了他，我自己来。”一双修饰得毫无瑕疵的手伸了过来，将瘫软无力的烈儿从地上轻轻抱起，用温柔体贴的悦耳声音道，“我布下这个局，原来是想看能不能把经过这里的西雷王诱来的，没想到撞到网里的是你。你怎么也到了这里？对了，你赶着去和什么人汇合，所以要经过芬城这个大码头换船，是吗？芙蕖。”

他说得如此温柔，笑得如此宠溺，任何人都会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烈儿手脚无力地瘫在他怀里，却惊骇得几乎晕死过去。

“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头顶上的声音又传了过来，一点不耐烦也没有，隔了一会儿，仿佛恍然般轻声道，“我明白了，如今你不叫芙蕖，我该叫你烈儿了，对吧？还是……你有了永逸当靠山，所以对我不如从前了？”

边说着，伸出一指轻轻点着烈儿的下巴，让他将脸转过来面对自己。

烈儿千不愿万不愿，无奈身上一丝力气也使不出来，不得不被拧了过去。



他原本紧闭着眼睛，此刻猛然睁开，瞪着头顶上那张斯文俊气的脸，颤抖着牙齿嘶声道：“余浪，你有种就杀了我！”

这般力竭声嘶叫出来，传入他人耳中，却不过是低微虚弱的一声。

余浪叹道：“我怎么舍得杀你？”双臂一展，往里一收，把烈儿在怀里扛横抱得更紧。

烈儿无法反抗地被他抱着，仰面看着头上的酒楼天花不断移动，又惊又惧，问道：“你……你要把我带去哪里？”

余浪听他的声音，虚弱得微如耳语，却满是惊骇恐惧，好笑又好气地低头瞅着他，道：“当然是把你带去我住的地方。你如今这个模样，放你走，你连爬都爬不动吧。”

烈儿肉在砧板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身上若有一丝力气，必然从这人怀里跃起，一头撞死。

自己怎么会蠢成这样？

这样遍地撒网、固守陷阱、叫人瞧不出破绽的毒计，除了这个表面温柔内里狠辣可怕的男人，还有谁使得出来？

芬城是通往同国、追随鸣王的一大要径，赶去和鸣王汇合的人，十之八九会在这里落脚一两个晚上。

余浪必是随意挑了一个当地流氓地痞，每天白送他们西雷鸣王的泥偶，说不定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他们每天卖完之后到酒楼豪饮作乐。

雄哥他们这群毫不知内情的卖偶人和他们的家人，成了最好的演戏道具，因为他们确实不知里面藏着凶险，才能骗过所有人。

只要和鸣王有关的人，必然会追查此事，而且要追查货源，必要从雄哥身上下手，跟踪雄哥到了酒楼，有什么比在隔壁包厢监视更为方便？

任追查的人怎么小心，都会把注意力放在雄哥之流身上，谁想到真正的危险，却在这个不起眼的包厢里？

“用不着害怕，你又何必怕我？”余浪的声音传入耳中，怜惜地道，“瞧，不过一会工夫，你又流了一身冷汗。”

烈儿额上背上满是冷汗，闭上眼睛，不说一字。

拖拖沓沓的马蹄声越传越近，到了身前停了下来。

他感觉到自己被轻轻放进了马车，帘子放下来，遮蔽了月光和街道上嘈杂的声音，就好像被神灵的手轻轻一指，抛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阿曼江上，除了萧家一行五只大船，又多了一艘属于同国王叔庆彰的王族大船。

虽然不能和萧家威震天下的大航船相比，但庆彰的大船高两层，甲板最宽一层纵深十五六丈，已经算得上相当庞大和豪华了。

同行的几天，庆彰受到凤鸣礼貌上的邀请，经常过船和凤鸣天南地北地闲聊。他虽贵为同国大权在握的权贵，却出奇地配合凤鸣的种种“人身保护规则”，命令身边跟随的心腹不许佩带武器，过船时还欣然接受萧家侍卫们的搜身，庆彰甚至允许洛云搜自己的身，大是一副“我绝对没有任何伤害鸣王的企图”的姿态。

确实，庆彰等人连武器都没有，还被搜身，加上有凤鸣的众侍卫在，他们要对凤鸣造成哪怕一丁点的伤害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态度大受洛云和容虎的欢迎，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再方便不过。经了这么几天，众人对庆彰的戒备再不如当初第一次相见时那般浓烈。

因为庆彰经常过来，凤鸣生怕烈中石和烈斗两个活宝不小心说出“你们家大王的头在鸣王这里”的话，叫他们在这段旅程中千万不要随便跑过来参与聊天。他们倒也听话，果真乖乖回三船去了——那上面有一个大仓库放满了萧家的宝物，兵器尤多，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个天堂。

这一天晌午过后，庆彰如常过来。

刚巧，本来在陆上一路护航的御前将庄濮也到江面上来向庆彰做三日一次的情况汇报，凤鸣便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

秋蓝负责安排宴席事宜，考虑到客人是同国人，夜晚天气又应该不错，贴心地把宴会地点设在甲板上——命人先将甲板打扫干净，铺上一块硕大宽阔的地毯，然后按照同国习俗，在上面零散设席。

凤鸣暗中叮咛：“一定要记得像他们那样多放些枕头，万一庆彰又唠唠叨叨，我也好躺下来睡个小觉。”

秋蓝笑道：“还没开宴呢，鸣王就想着睡了。放心吧，枕头早准备好了，特意挑又大又软的，包管睡起来舒服。”

至于菜肴，由秋蓝一手主理，远非寻常的王族厨师可比。庆彰吃得津津有味，再三夸奖，如果可以，他说不定会立即下订金把秋蓝招去给他当大厨，



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庄濮也吃得眉飞色舞，尝到秋蓝拿手的油焖豆腐后，几乎舌头都咬下来了。

也难怪，豆腐这东西，可是凤鸣这个三流师父亲自传授后，秋蓝凭借个人天分努力揣摩做法，千辛万苦才制出来的，恐怕当今天下，也只有秋蓝一人会做而已。

洛云和容虎照例宛如左右门神，一边一个坐在凤鸣后方。

吃饱喝足，又是例行的聊天。庆彰谈兴往往最好，凤鸣最担心的就是这位口水比阿曼江还多的王叔一聊起来就天南地北不知结束。不过幸好，今晚大概因为在席的还有一位庄濮将军，庆彰挑了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兵法。

“说到兵法，最令人神往者，莫过于当年驰骋天下的永殷名将卫潜。”虽然庄濮对花天酒地没兴趣，不过当将军的对兵法肯定是感兴趣的。

此言一出，人人赞同。

卫潜将军的威名，确实无人敢不认同。

庄濮今夜小饮了两杯，脸色不红反白，模样倒比往日平易近人不少。他谈起卫潜，不由惋惜叹气，“可惜永殷王族不会用人，如此绝世良将，竟然不知爱惜，最后将卫潜后代弃而不用。而《卫家兵法》，从此失传。自此以后，凡是为将者只要一提起这个，无不叹息。”

庆彰点头道：“是啊，庄将军也是良将，感触自然更深。”

凤鸣知道自己酒量太浅，不敢喝酒，饭后命秋星另取一杯热茶过来置于面前，悠闲地斜倚在高枕上听庄濮说话，也跟着庆彰说了一声“是啊”，头往后转，和容虎打个眼色，轻轻窃笑一下。

卫潜的兵法，现在正被千林认真学习呢，而且还有个卫秋娘当师父。这就好比有上佳根骨的武学奇才得到了天下第一秘籍，还跟了一个好得不得了

的师父，将来一出山，岂不吓死天下人？

想想就觉得够满足啊。

一切都多亏了烈中流那个调皮捣蛋的丞相。

凤鸣想到烈中流，随即难以自抑地想起另一个人来。

不不不，千万不能想，一想就没完没了了，万一被他知道，恐怕要笑话自己没志气了。

不要想！

不要想……

“鸣王？”

“.....”

“鸣王？”

背上微微一疼，原来是身后的洛云以极快的手法轻戳了他一下，凤鸣才从自己的小心思里面脱身出来，抬头微笑着看向庆彰，笑道：“一时看渔火笼着江面轻雾，竟然走了神。王叔刚才在问什么？”

他斜靠软枕，长发轻轻垂下，悠闲自得，姿态异常优美，此时含笑一问，眼睛在夜空下灼灼发亮，实在非常俊美诱人。

连心里本来只想着洛纤纤那个神秘美人的庆彰也不由心脏猛撞一下，暗觉西雷王的眼光也算不错。他回过神来，清了一下嗓门，温言道：“我是想请问鸣王，兵书上常说，打仗最重要的是粮草，没有粮草，是打仗时遇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嗯，我打一个比方啊，假如现在鸣王是一位将军，带领着数万人，或者数十万人的军队在远征途中，而粮草快不够了，鸣王会怎么办？”

庆彰顿了一顿，友善地看着他，道：“我在同泽时，常常听闻鸣王之睿智，对于很多问题都见解过人。”

凤鸣心里暗暗瘪嘴。

我又不是将军，卫潜的兵法也不是教给我，我这么一个可怜兮兮的平凡大学生，为什么总是命苦地当这种被提问的对象？

偏偏这老小子又给我戴高帽，唉，怎么想出一个过人的见解呢？

此刻自己身份是西雷鸣王兼萧家少主，如果回答不出来，丢的就是两家的脸，何况烈中流知道了也会觉得他没出息。

凤鸣心里嘀咕，面上却仍是一派云淡风轻的闲适模样，假装思索着问：“途中缺粮，可以向路过的村庄购买吗？”

庄濮对这种军事性难题的兴趣浓厚，从庆彰一开始提这个假设，他就显出很注意的神态，此刻摆手哂道：“如此庞大的军队，就算有村庄可以购粮，购到的粮食一定也不够用。”

凤鸣心想：我猜也是这样，这么好解决的话，你们也不问我这个“睿智鸣王”了。

他脸带微笑，目光徐徐转到庆彰脸上，轻声道：“在说出我的答案之前，想先请王叔说说你的办法。”

庆彰想不到会问回自己身上，哑然失笑道：“我从没领兵打过仗，怎么知道什么办法？依我看，这么多人在途中缺粮，一定是要退兵的了，饿着肚子



打仗，岂不输定了？”

“话不能这么说。其实行军缺粮，一般只是半月一月的事情，因为迟早会到达大得可以供应足够粮食的城镇。”庄濮说起这个头头是道，正容道，

“但最难办的是，军中一旦缺粮，必然军心大乱。别说半个月，即使只是三四天，也难熬过去。士兵们一天没吃饱，就有可能闹出事来。但是，只要撑过这一段日子，就能熬过去。”

“哦？”凤鸣轻轻发出一个声音，一副虚心交流的模样，“请庄濮将军说说，如果将军在征途中遇上这种事，会如何处置？”

他提问的态度恰到好处，既不让人觉得不舒服，又不予人他什么也不懂的感觉，显得胸有成竹。

只有容虎这个贴身侍从比较了解他，知道鸣王虽然看起来很有把握，说不定肚子里空空如也。

庄濮正打算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席位上坐直了身子，认真答道：“如果遇上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勒令粮官将士兵们每日的食粮减少，这样储备的粮食，可以多用上几天。”

“嗯，”凤鸣点点头，“有道理。”

“其次，要监视军中是否有人带头鼓噪，命人严惩鼓噪者，以免有人趁机作乱。”

凤鸣称职地扮演主人的角色，继续点头道：“这个是必要的，军中作乱非常可怕。不过，光是严惩压制可能还不够。”

“当然。”庄濮笑道，“当将军的，一定要体察军心。我怎么可能只管压制？同时，我也会传令各营，说明缺粮情况，并且承诺大战之后厚加赏金。这样几步同做，士兵们也许会和我同甘苦，熬过这段缺粮的时期。”谈到这里，脸上不由露出一分得意，豪气大发地回忆道，“当年征战惊隼岛，我就曾经遇上这种事。海战缺粮，比陆战缺粮更为可怕，根本就不可能遇上村庄补给。但我就凭着这三条，稳定了军心。当时的粮食，就算每人只吃半饱，也足够吃上十天，幸亏第八天，我们就遇上了大王派来的粮船。”

他手握军权，庆彰对他十分看重，不失时机地吹捧道：“庄将军惊隼岛一战真是精彩绝伦。若没有庄将军出马，惊隼岛恐怕至今仍被海盗占据。缺粮一事，我当年在都城也听说过，情况一定相当危急！唉，这也只有将军可以处理得如此妥当。不但没被缺粮所拖累，还大胜而归。即使卫潜在世，也不过如此。”

“不敢，”庄濮肃容道，“庄濮哪有能耐和卫潜大将军相比。只不知鸣王遇到缺粮，会如何解决？”视线停在凤鸣身上。

凤鸣暗翻白眼。

我又不带兵打仗，十万八千年都不可能遇上这种倒霉的事啦！

不过众人视线现在交错落在自己身上，不说津津有味等着答案的庆彰和一脸认真的庄濮，光是秋蓝几个侍女对他信心百倍的目光，他就无法说出“我不知道”这四个字来。

可见下辈子再投胎，绝不要一出场就被人套上“睿智”这个头衔，说什么也要装成个笨的，免得整天被抓来发表“高见”。

他能说的，刚才都被庄濮说了，想来想去，连补充的余地都没有，可恨又不能把容虎抓过来代他回答。

凤鸣脸上保持自信满满的微笑，伸手去拿面前的小茶杯，故意摆出优雅到无以复加的喝茶姿势来拖延时间。

不知道的人看他那架势，只以为必有惊人之论，谁知道他正绞尽脑汁想着等一下怎么交差？

这次死定了。

就算不死，至少丢脸也丢定了。

如果容恬在身边，必不会让自己这么丢脸。不，就算只有烈中流在此，也一定有办法搭救自己。烈中流这个家伙的脑子，简直比得上诸葛亮。不过，刘备的福气真是好啊，至少诸葛亮从没出什么馊主意要刘备去各国巡游……

嗯？三国？

凤鸣心里一动，隐隐约约像抓到了什么，赶紧进一步开动大脑的马达，三国里面一定有谁缺过粮吧？

“鸣王？”

虽然鸣王的姿态优美从容，不过这杯小小的茶，也喝得太久了吧？

“对于这种军情大事，鸣王必有过人见解，可否赐教？”

庄濮话音落地之时，凤鸣白皙长指中的小杯终于稳稳落在桌上。

“我并没有什么过人见解。不过，”凤鸣黑白分明的眼睛亮如灿星，仿佛燃起无限斗志，“倒是想起了一个关于缺粮的故事。”

这句是谦虚之词，换了谁都知道他是要开始发表“高见”了。

庆彰热情地道：“鸣王请快说，我好奇得不得了了。”

庄濮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凤鸣不再斜靠在枕上，缓缓坐直了身子，眼睛徐徐扫视一圈，暗忖表演前的气氛已经调节好了，才开始用低沉的声音清晰地讲述这个好像救命稻草一样瞬间从记忆中翻出来的故事。

“从前有一位将军，他领军远征，途中缺粮。情况，就如庆彰王叔和庄濮将军所说的一样，路经的村庄的补给远远不足，而他必须带领全军，熬过这一段日子。”

凤鸣又用专注的目光看了他们一眼。

庄濮和庆彰都算好听众，默默点头，表示明白，没有发言打乱凤鸣讲故事的大好气氛。

“这位将军知道缺粮的消息后，非常焦虑。行军中缺粮，一旦处理不慎，动乱立起。而且，他又不愿意就此退兵。他日思夜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说到这里，众人的注意力更为集中。

行军打仗、兵法云云，凤鸣不是内行，但讲故事，凤鸣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要知道，当初他刚到西雷，第一次试图和“兽性大发”的容恬沟通，讲的就是《一千零一夜》。

只不过那个“禽兽”不像面前的两个同国权贵。

说到快入正题时，凤鸣刻意停顿一下，好吊他们胃口。觉得他们的情绪被气氛酝酿得差不多了，才继续说下去：“将军把军中的粮官叫入营中，问他营中还有多少天的粮食。粮官说，粮食……”

惨了，《三国演义》里写着多少天来着？

十天还是十五天？

还是一个月？

“鸣王，”庆彰以为他又在卖关子，忍不住问，“粮食到底还有多少天？”

“嗯……”凤鸣把牙一咬——管他呢！反正这里的人没看过《三国演义》，我说多少天就多少天。主意既定，凤鸣露出一个风雅温和的微笑，侃侃续道：“粮官回答：‘粮食只够吃十天。’将军听了之后，想了想，对粮官说：‘你回去之后，把给士兵们舀饭的勺子，从大勺换成小勺。’”

众人都是一愣。

他们本料想凤鸣定有奇计说出来，想不到和庄濮刚刚才发表过的如出一辙，竟然就是简单的节省粮食，让士兵们半饿着肚子，不禁大为失望。

凤鸣看他们那样子，连忙解释道：“我还没有说完。”接着道，“那粮官对将军忠心耿耿，一听这命令，对将军进言：‘这样做，士兵会哗变的。’将军踌躇满志地回答：‘不要担心，你尽管照我的吩咐去做。如果哗变，我自然有办法化解。’那个粮官听了，就遵照将军的命令，将大勺改成小勺，每天依旧发给每个士兵一勺饭，让本来一勺能吃饱的士兵，现在只能吃个半饱。”

庄濮叹道：“这样做，确实会哗变啊。只不知那位将军，有什么高招化解危机？”

故事说到这里，又有悬念出现，众人听得更加入神。

“士兵看见吃饭的大勺忽然无缘无故变成小勺，自己每天都要挨饿，果然哗变。粮官惊闻，立即入帅帐禀报将军：‘将军！将军！不好了，士兵们哗变了！’”凤鸣模仿那粮官嗓音，声音猛然提高了一个八度，在夜空下划破水面，真是惟妙惟肖。

众人都是一凛。

秋星更是打个哆嗦，悄悄往秋月身边靠。

庆彰听得入迷，也是一惊，探问道：“是不是此时救济的粮车已到？”

他毕竟不是带兵的人，换了是庄濮，就绝不会问出这种没水平的问题。如果救济粮车到了，那位将军就只能算是命好，而不能算是有奇谋的统帅了。

凤鸣摇摇头，否决庆彰的猜想，他静默了一会儿，把脸转向平静得宛如沉睡中的阿曼江，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将军听了粮官的禀报，站起来对着粮官行了一礼，对他恳切地说：‘粮草短缺，士兵哗变在即，我今日事情危急，想向你借一样东西，以解这次危难。’”

所有人都好奇地等着他继续说下去，身后一声轻微的叹气，却忽然吸引了凤鸣的注意。

难道……洛云竟猜出了答案？

想当年，他看到《三国演义》这一段的时候，可是大大吃了一惊。若让凤鸣自己来猜，一千年也绝猜不到曹操会怎么解决这次危机。而洛云不但猜到，而且会发出这样的叹息，可见他这个人心里，并不如平日所见那样冷酷无情，毫无人性。

“粮官问将军：‘将军说笑了，我身上哪有将军可以用来平息哗变的东西？将军要借什么？’”凤鸣暗中思索，嘴上仍在说他的故事，“将军说：‘我想借你的头颅一用，悬挂在军营大门，来安定士兵们的心。’”